

七世夫妻文素
觀音得道方世玉打獨
文素(臣)上三
素(臣)上三

足本
大字
中國
民間
通俗
小說

文化圖書公司印行

七世夫妻



A0402590

中國小說

民間通俗

七十三年八月五日出版

精裝 特價二二〇元

發行人：徐 進 業

出版者：文化圖書公司

印刷所：文化圖書公司

發行所：文化圖書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〇號

郵撥帳號二七七七號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云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重編白話
民間故事

七世夫妻目次

一世夫妻 萬杞梁……孟姜女

第一回	桑家避難	一
第二回	脫衣撈扇	三
第三回	過關尋夫	五

二世夫妻 梁山伯……祝英台

第四回	喬裝求學	一〇
第五回	長亭送別	一五
第六回	山伯訪友	一七
第七回	花園敘舊	一九
第八回	英臺哭靈	二一
第九回	裂墓歸真	二三

三世夫妻 郭華郎……王月英

第十回	月英開店	二五
第十一回	私訂終身	二七

第十二回 想思絕命.....三〇

四世夫妻 王十朋.....錢玉蓮

第十三回 指腹爲婚.....三二

第十四回 抱石投江.....三五

第十五回 狀元歸天.....三九

五世夫妻 商琳.....秦雪梅

第十六回 送子投親.....四二

第十七回 刻骨想思.....四五

第十八回 雪梅吊孝.....四八

第十九回 訓兒成名.....五一

六世夫妻 韋燕春.....賈玉珍

第二十回 遺書托孤.....五六

第二十一回 救鹿全孝.....五八

第二十二回 水淹藍橋.....六一

七世夫妻 李奎元.....劉瑞蓮

第二十三回 游山拾子.....六三

第二十四回 天緣巧合.....六五

重編白話
民間故事

七世夫妻

一世夫妻 萬杞梁 孟姜女

第一回 棄家逃難

這一日，正逢七月七夕，玉帝在斗牛宮中，歡宴群仙，盛會難遇，故而熱鬧異常！玉帝一時興致勃發，便命金童玉女與衆仙敬酒。金童領了玉旨，左手捧著玉盞，右手持了琉璃盞，走到殿下，與各位仙家每人敬了一盞，最後到南極仙翁面前敬酒，不防右手一鬆，將琉璃盞落在丹墀之上，打得粉碎，金童嚇得面如土色，此時玉女在旁瞥見，對著金童嗤嗤的笑了一聲。玉帝大怒道：「金童敬酒，太不小心，打破玉盞，玉女在旁嗤嗤笑，可見你們二人已動了凡念，從此貶謫下凡，罰你們受些磨折，在紅塵配爲夫妻，却不許成婚，等到功行圓滿，復還本位。」玉帝吩咐之後，就命太白金星領了玉旨，帶著金童玉女退出南天門，駕起祥雲，往下界而去。行了一刻，已抵蘇州地方，太白金星立在雲端裏，舉目向下面一看，只見城內東街上，一片瑞氣，直冲霄漢，屈指一算，知道是個行善之家，遂對金童道：「你就在此處投胎罷！」金童見太白金星吩咐，不敢違拗，上前與玉女分別，兩人依依不捨，流淚不已。太白金星道：「你二人此次下凡，只要不昧前生本性根基，日後自有升天之日，何必傷心？」說罷就把金童推開，帶了玉女另往他方去了。再說蘇州城中西善街有一位萬員外，名喚德成，夫人金氏。說起這萬德成本是蘇州富翁，夫婦年已半百，膝下無兒，甚爲隱憂，就與夫人商議，平日廣積陰功，修橋補路，周濟窮困，數年之間，夫人忽然身懷六甲，員外大喜，終日香烟不斷，到了本年七月七夕正逢牛郎織女相會之期，金氏覺得腹脹，忙命使女稟報員外，員外命人請了收生婆到家。剛交半夜子時，夫人分娩，生下一子。當下萬員外，聞得夫人生了男孩，彷彿獲了至寶，倍添歡悅，旋即擺下香案，謝天謝地，謝了祖宗，諸親六眷，聽說萬德成晚年得子，也是歡喜不置。大家備了禮物前來恭賀。三朝做過湯餅之宴，萬員外見兒子生得相貌不凡，預料他日必成大器，遂取了一個學名，叫做杞梁，僱了乳娘小心撫養。且說太白金星帶著玉女，駕起祥雲，到了江南松江府華亭縣，打從孟家村經過，面前一道祥光，攔阻去路，太白金星按住雲頭，展開慧目一瞧，但見香烟縹緲，遂對玉女說道：「你就在此處托生罷！」玉女領命。太白把手一指，現出金光，玉女隨光而走，落平凡塵，太白金星上天前不提。這孟家村有一位員外，名叫隆德，妻陳氏，老夫婦一生行善，只因沒有子息，廣佈功德，以求子嗣。這一日正逢七夕，夫人生下一位千金，員外喜出望外，過了三朝，就請近鄰妻舅外到家說道：「老夫今年五十，幸生一女，將來也可招婿，以作牛子之孫，但此女欲寄個乾名與你家撫養，請勿推辭。」

，便宜我添一個乾女兒了」。於是孟隆德和姜員外代女兒取了乳名，叫做孟姜女。光陰似箭，過了數年，孟姜女已長到八歲，生得姿容絕世，美貌非常，孟員外就請了一位教讀先生，課女兒五經四書，孟姜女天性聰敏，只要先生教他一遍，即能過目不忘，老夫婦格外歡喜。到了十三歲上，便命女兒學習針黹，所以孟姜女不但文字精通，針黹也是冠絕一時。孟隆德見女兒如此，心中就打算選一個好女婿，招贅在家，日後便可接續宗祧，支撐門戶。只是當地的富家子弟，大都品行不佳，難作贅婿，好在女兒年紀尚幼，何必性急？於是孟姜女的婚事就擱下來。且說始皇即位以來，併吞了六國，削平群雄，四海一家，在當時要算一代英明之主，但他有了天下，便自稱始皇帝，又用着兩個奸臣，一名趙高，一名李斯，趙高與李斯俱是陰險奸刁之輩。先勸始皇焚書坑儒，又勸滅盡六國的後代，當時始皇言聽計從，就拜趙李兩人為左右丞相，掌握大權。某夜，始皇得了一個凶兆，夢見一位金人，站在面前說道：「亡秦者胡也，趕快制之，遲則後悔不及！」說罷即去。始皇驚醒，渾身冷汗直流，次日早朝，即將夢中詳情，告訴兩個丞相，叫他們詳解。趙高道：「主公之夢，凶多吉少，北方疆且國，乃是胡人，既然金人指點主公，何不築一萬里長城，以禦胡虜之患？」始皇大悅，遂取出文房四寶，畫了地圖一張，由北地起，至東海止，共約一萬餘里，只因功程浩大，每里之中，用一個活人埋葬，以免再傷百姓，限次年正月一日開工。始皇聖旨一下，即差趙高李斯監督。趙高奏道：「主公所言，用一萬個人活埋，豈不多傷百姓，最好下旨，通知各處州縣，如有姓萬名喜梁者，即捉他去祭城，可抵萬人，省得害了許多民夫」。始皇聞奏大悅道：「卿言有理，就照此計而行」。於是趙李二奸領了聖旨，一同回府，發出數百張皇榜，送給各處，務要捉住萬喜梁，解到京城。不數日，各州各縣，處處張貼告示，捉拿萬喜梁。這時候，蘇州城內也是如此，大家小戶，人人害怕，個個吃驚，一傳十，十傳百，轟動全城。萬員外聽到此信，不由大驚，說道：「昏君不修朝政，竟然興工築造長城，這還罷了，偏又要捉拿我兒前去，真是禍從天降，想我祇有一個兒子，如何是好？」說着急忙打發家丁方來，前去觀看皇榜，趕速回報。方來領了主人之命，走到街坊，抬頭一看，只見十字街口懸掛榜文，上面寫的是：為築長城，召集民夫工作，併捉拿萬喜梁事，各處各地人民，家有三男丁者，可抽出一名，家無男丁者，應繳出十兩白銀，以代人工，至於萬喜梁如有人知者，送到咸陽，官封萬戶侯，賞千金，有知名隱藏，匿跡而不報者，滿門殺戮，九族並誅，決不赦宥。方來看罷榜文，不由魂飛魄散，心想：「我主人祇生一位公子，如今朝廷出榜捉拿，性命不保，我趕速回去稟報罷！」於是方來一直奔到廳上，將皇榜情形告訴一番，萬員外驚得手足慌亂，叫方來到書房請公子來。方來去不多時，萬把梁跟進廳來，見過父親，問道：「大人喚孩兒出來，有何吩咐？」萬員外流淚道：「兒呀！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如今昏君興工建築長城，有皇榜到此，要捉我兒祭城，為父打發方來去看過，並不虛假，這便如何是好？」把梁聞言，吃了一驚道：「不好了！父親養了孩兒，指望終身有靠，不料今日大禍臨門，勢難顧全父母的了！」說罷放聲大哭！老夫人在內房得知此信，慌忙出房抱住把梁大哭道：「我家

「有一條根，如被捉去，一定死多活少，豈非害了我們二老？」一家三口哭得宛如淚人相仿。員外收淚，謂夫人道：「徒哭無益，我們須要想個計較，叫我兒逃遁才好！」夫人含淚說道：「此時老身方寸已亂，沒有主張，員外有無妙計，作速施行，不可耽誤。」於是員外先叫杞梁去沐浴，改扮賣鹽模樣；然後在堂前擺下香案，禱祝天地祖宗，保佑孩兒逢凶化吉，遇難成祥，祝罷一場，又吩咐杞梁道：「兒呀！你今出去，改名換姓，賣鹽天白日，須要小心一些，恐防公差暗探，如你有了安身之處，早日寄一信回來，免得父母掛念，現在有銀子五百兩，帶在身邊，一路應用。」杞梁領命，拜別了生身父母，黃昏時候，開了園門逃走。萬員外見兒子去了，夫妻二人哭了一夜，家中男女僕人，無不傷心，百般勸慰，員外與夫人，方才稍改愁腸。次日又預備了五十兩銀子，送到蘇州府衙門去。此時城內百姓，無不鬼哭神嚎，你這什麼緣故？原來那些百姓，都不願去做工，大家東家西借，到衙門中繳納銀子，又有些人丁多的人家，不得不去，可憐拋妻別子，悲痛萬分！再說萬杞梁出了後門，一個人在月光之下，悄悄前行，離了蘇州，行過五十餘里，天色已明，只因自幼未曾出過通門，此刻逃難，心中又不捨家中父母，不禁一陣心酸，淚下如雨。

第二回 脫衣撈扇

萬杞梁逃出蘇州，離家五十餘里，天色已亮，心中難捨堂上雙親，一陣心酸，兩眼落下淚來，哭了一會，方才收淚，依着小路緩緩前行，沿途十分謹慎，走了半個月已到江南松江府地界，只因人地生疏，又沒有親戚人家可以投奔；只得向前趕路，又走了一日，見前面離城不遠，有一所村莊，十分幽雅，又見那莊後有座花園，杞梁心下想道：「我今一人逃難，到處不能露面，此處既有花園，何不進去，暫住一宵，免得宿在路旁，被人看見，性命不保。」主意既定，遂向那村莊走來，走到近處一看，恰喜園門半開半掩，裏面寂靜無人，杞梁大喜，放大步子走進園去，順手將門關好，穿過涼亭，面前有一株大桐樹，枝葉茂盛，他將身子蹲在樹根下面坐定，覺得走了這許多日子的路，此刻得暫歇息，頗為欣慰。再說孟姜女長到十六歲，終日不出園門，坐在高樓描龍繡鳳，這一日午飯後，倚窗閑望，但見紅日沉西，一陣陣清風吹入紗窗，遍體涼爽，心中想道：「園中桂花正開，奴家趁此秋光，何不到園中賞玩一番？」遂喚了環梅林前來，吩咐道：「奴家欲往花園散心，快快領路。」梅林答應一聲，就引着小姐，主僕二人同下樓門，走進園內。孟姜女手執輕羅執扇，站在金魚池邊，用目四顧，只見桂蕊飄香，丹楓落葉，滿園全是秋景，看罷一番，又向養魚池內看看，許多金魚浮在水面，或上或下，游泳自如，孟姜女心中大悅，正看之間，忽然吹來一陣狂風，竟將手中羅扇，吹落池內。孟姜女吃了一驚，自忖道：「一把官扇，失落水中却不打緊，但是扇子上有奴家小影，萬一被人拾去，豈不要譏諷我園門不正？此時園中沒有外人，何不就叫了環下去撈撈？」連喊數聲：「梅林何在？快來撈扇！」不料梅林了環到園中採花去了，故而叫喚不應。孟姜女不免心中着急，只得脫了渾身衣服，露出雪白身體，走下水去

，撈起官扇。那曉回身上岸，忽然瞥見梧桐樹下，有一個美貌男子，斜倚在樹傍休息。孟妻女是個閨中秀女，況此時又是赤身露體，見了面生男子，不覺羞得滿面通紅，無處躲避，急忙取了衣衫，遮着胸臆，低頭就走。萬杞梁見了如花似玉的美貌佳人，心中不覺一動，便走到孟妻女面前問道：「小姐！你是誰家的女子，一人在此？我親眼看見你脫衣撈扇，真乃三生有幸！」脫罷面帶笑容，站在孟妻女面前。孟妻女格外含羞，只得穿好衣裳，心中暗恨道：「奴家是年輕女子，不該如此荒唐，在花園中脫衣下水，竟被這個賤生瞧見，叫我將什麼話對答？況女子除了丈夫以外，不該輕易脫衣露體，奴家既被此人看見，諒是前世姻緣，若是他沒有妻子，情願將終身許配於他」。想罷主意，孟妻女含羞嬌羞，對杞梁道：「公子！你是何處人氏？如此膽大，闖進我家花園，幸被奴家看見，若是遇見家丁，一定要將你當做賊辦，送到官廳究治，快將實話說給我聽」。杞梁見問，不由的雙眼淚落，答道：「小姐聽了，我不是尋常之輩，家住蘇州西善街，父親姓萬名德成，母親金氏單生一子，就是我，名叫杞梁，只因昏君始虐，聽信奸言，起造長城，要捉我去築城，想我乃是一介書生，不能抗旨，因之去也是死，不去也是死；所以我父親打發我出門逃難，已有半月，不料今日到此，誤入尊府花園，遇見小姐，伏乞念我是難人，不可走漏風聲，權借你家花園，暫住一宵，明日動身，決不耽誤，但不知小姐尊姓大名，即請說明，以便改日登門叩謝」。孟妻女聞言，嘆了一口氣道：「奴家孟妻女父親孟隆德，母親陳氏，世居松江府華亭縣，此處地名叫做孟家村，聽你公子適才所講，既然死裏逃生，又何必東奔西跑，不如且隨奴家入內，見過雙親，然後再去不遲」。杞梁道：「如此說來，格外感激不盡了」。於是孟妻女領了杞梁，一同走進大廳，拜見雙親畢，就將萬公子逃難情形，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孟隆德聽了，心中十分嘆息，遂喚公子近前，說道：「你既別親逃命，欲往何處？」杞梁跪下稟道：「員外在上，我好比水上浮萍，並無一定去處，只要遇到善人收留，願做奴僕，今日誤投尊府花園，向乞員外恕罪」。說罷叩頭不止。孟隆德大悅道：「公子不必客氣，但老夫見你人物英俊，又是官家子弟，老夫有一句心腹話，不知你可依從？」杞梁道：「員外有話，只管講來，力量能做得，斷無不遵之理」。孟隆德道：「老夫今年六十三歲，膝前祇生一女，尚沒有門當戶對的人家，意欲將公子招為贅婿，未知允與不允？」杞梁道：「員外之言乃是美意，但我逃難到此，何能匹配令愛；倘被官府識破機關，豈不要連累你老人家麼？」孟隆德道：「這個不妨，公子住在我家深閨之內，外面不會有人知道，但放寬心」。杞梁見孟員外一再許婚，心中轉念道：「我今再逃往他方，不知在何處下落？既蒙他老人家見愛，不如答應，在此暫避，待等長城築完，也好回家去的」。主意既定，遂謂孟員外說道：「承大人美意，惟命是從」。說罷叩頭下拜，行了翁婿之禮，又拜見安人。孟妻女在旁，見杞梁已允婚姻，心中甚悅，遂別了父母上樓。這裏孟員外老夫婦喜出望外，吩咐掛燈結彩，即日為女兒完姻，洞房花燭，家丁領命，各人忙碌了一日，到了晚間，堂上燈燭輝煌，外廳預備酒席，樓上孟妻女梳粧打扮做新人，好不熱鬧！天下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孟員外招贅萬杞梁為婿，當日成親，附近鄰居人

等，怎能瞞得他們的耳目？所以過了二刻，外面就有許多人，曉得孟隆德員外，今晚招婿，而且招的女婿，就是萬相梁，自有幾個流痞地棍，趕到松江府密報，松江府得了此信，立派四名公差，帶了衛兵前來，圍住孟府，入內搜查。孟隆德一見公差到來，道：「料事機敗露，嚇得面如土色，忙將相梁送進柴房，暫時躲避。那些公差四處屋內搜到，不見相梁蹤跡，那裏肯休，遂又到柴房內來尋，可憐相梁此時渾身發抖，公差見了柴堆搖動，疑感有人在內，上前掀開柴來一看，正是相梁，怒喝道：『你這狗才，朝廷有聖旨拿捉，你竟敢逃在此處，還要與孟小姐成親嗎？』說罷一把抓住，上了刑具，拖到前廳，簇擁出門。孟員外上前拉住道：『公差且慢，待老夫與小婿講幾句分別的話！』回頭對相梁流淚道：『賢婿！你到長城，今生難得會而，可是小女與你活活分離，叫我們二老終身倚靠何人？』相梁也流淚答道：『岳父不必悲傷，小婿雖然與令愛有夫妻之名，尚未成婚，日後仍可再招佳婿，擇持門戶。』言畢又對孟妻女說道：『小姐！你不要傷心，幸而未成花燭，我也知道你是個烈女，我去之後，你可另配才郎，不要掛念於我。』孟妻女大哭道：『奴家雖是女流，深明大義，婚姻大事，豈同兒戲？你我已做了夫妻，生是萬家人，死作萬家鬼，何能再配二夫？今日雖未成婚，日後誓不改嫁的了！』說着夫妻二人，抱頭大哭。當下惱了四個公差，不由分說，拉了相梁就走。相梁被公差捉住，僱船一路往咸陽而去。可憐他在船中，愁腸百結，苦痛萬分道：『父親在家，只當逃到天羅地網，有了生路，誰知在松江遭擒？』想到此處，益發傷心！在路行了數日，已到塞邊，公差把相梁押至監督衙門，拜見趙高。趙高大悅，一面具表申奏朝廷，一面將相梁帶去造城，不料相梁沿途憂憤成疾，到塞邊三日，飲食不進，茶水不思，竟爾一命身亡，監視官報告趙高，吩咐葬在長城脚下，立了石碑，題其墓曰相梁墓，上面又造了一座六角亭。却說相梁身死之後，一道陰靈不散，飄飄蕩蕩到了江南松江府孟家村，三更時分，來至綉樓，立在床前，喚道：『賢妻！卑人到長城三日，命喪黃泉，恐你在家，不得而知，特來送信給你，如有夫妻之情，你可親自到塞邊祭奠一番，我的魂靈在那裏等候你哩！』說罷飄然而去，又放心不下父母，復往家中託夢，萬員外得兆之後，夫妻傷心，哭得死去還魂，不在話下。那一夜孟妻女夢見丈夫相梁訴說一番苦情，夢中大叫一聲，驚醒轉來，天色已明，心中恍恍惚惚，眼眶內落下淚來，自言自語道：『方才夢中所見萬公子一定喪命了，奴不免起身告奠父母。』於是孟妻女披衣起身，來到廳上，見過雙親，請了早安，就將夢景，敘了一遍，放聲大哭不已！

第三回 過關尋夫

孟老夫婦聽女兒訴說夢情，不由傷心流淚，大哭一場，半晌收淚，用言勸道：『夢寐之事，不足為信，想是你思念之故，所以有此噩耗。』孟妻女含淚道：『夢夢話如此，但女兒自丈夫去後，至今月餘，無時無刻不掛念在心，今晚夢見，果實，依女兒愚見，且差一個家丁前去打聽實情，方能放心。』孟隆德道：『我兒此言有理。』於是

喚家丁孟興前來，說道：「老夫給五十兩銀子與你，速往邊關打聽萬公子去到長城，究竟死活存亡，務必實信回報。」孟興領命，別了員外出門。一路上曉行夜宿，兼程而進，到了長城，即在附近地方打聽了四五日，有許多人說萬杞梁已經亡故，孟興大吃一驚，連夜仍從原路趕回，見過員外，他不敢將實情告訴，但說萬公子因水土不服，患病甚重。孟隆德大驚道：「如此說來，杞梁身在異鄉患病，無人侍奉，一定不能活命，不免去告訴女兒，看他有什麼主見？」話猶未畢，孟姜女已到堂前，見了孟興，便問前去探訪姑爺如何？隆德代答道：「目下公子有病，乃係不服水土之故，我兒不必悲傷。」孟姜女哭道：「既然有病，一早一晚，誰人伏侍？爹爹今日准我去送寒衣，待丈夫病好，女兒還能在世上多活幾年，如若不准，女兒惟有一頭撞死階前。」孟隆德着慌道：「我兒萬不可如此，你乃是未出閨門的幼女，何能登山涉水，千里迢迢，去送寒衣？還是爲父差孟興去罷！」孟姜女道：「父親教訓，女兒豈不遵從」。於是孟姜女上樓，取了幾套衣服，打成包裹，下樓來交與父親。孟員外又取了一百兩銀子，仍着孟興前去。孟興接過衣包和銀兩，步出門外，心中轉念道：「我前次已探得實信回家，用假言哄他父女，可笑他們父女，一點見識沒有，還叫我送寒衣去，試問送給誰去？難道還送與死鬼不成？怪我一時糊塗，不以實話對他說明，現在却弄得進退兩難，與其會不到萬公子，不如不去，反是上策。」孟興一路胡思亂想，抱定了不送寒衣的念頭，在半途上，將包內衣服取了出來，穿在身上，其餘不合式的典賣與人，在蘇州城內租屋住下，終日嫖賭，沒有兩個月工夫，那一百兩銀子用盡，故意穿了一雙草鞋，趕回孟府，告訴員外，推說寒衣已經送去。孟員外不知是詐，也就深信不疑了。又過了數日，孟姜女那天夜裏，夢見丈夫杞梁又來，託夢道：「賢妻！承你美意，打發孟興前去送衣，他本人未去，竟在蘇州，將衣服變賣與人，銀子用完，回家哄你父母，勸你不必再到長城去了，只求你到我家去一次，勸我父母不要傷心，早日立嗣承繼就是了。」言訖一陣陰風而去。孟姜女驚醒過來，渾身冷汗直淋，不覺痛哭起來，走到廳前，稟告父母。孟隆德大怒，便喚孟興，那曉孟興懷着鬼胎，心神不安，三更時候開門逃走，此刻員外喚他，早已逃遁去了。家丁找了一回，不見踪跡，只得稟報員外。孟隆德大罵道：「惡奴吞吃財物，誤了大事，真該萬死！」孟姜女聽說孟興失蹤，料定丈夫已死無疑，不由的哭昏堂前，員外着急，救醒女兒，百般勸慰。孟姜女說道：「爹爹！女兒肝膽已裂，不到長城去走一遭，死也不得瞑目。」孟隆德道：「兒呀！你言差矣，你是女子，何能遠離家鄉，萬里尋夫？叫父母怎能放心得下？」孟姜女道：「爹爹但知其一，不知其二，女兒配與萬公子，指望白頭到老，誰知未曾成婚，鴛鴦即遭拆散？現在丈夫已死，一世夫妻算過了，若不捨死亡生，前去一次，怎盡女兒一片苦心？」說罷放聲大哭，令人悽慘。孟隆德勸道：「爲父准你前去，你不必過悲，傷了身體。」孟姜女見父親應允，方才住哭。於是即在堂前供了杞梁靈位。孟姜女對靈開臉，身穿重孝，坐在靈前，終日啼哭不休。後人因孟姜女哭夫，曾編有哭七七一詞，其詞曰：頭七到來好悲傷，孟姜女子守孝堂，靈前斟上一杯酒，不見我夫親口嘗！二七到來最堪傷！孟姜女心裏自思量：情願奴家夢不應，長城

可見甥夫郎？三七到來淚漣漣，哭聲丈夫哭聲天！未曾成婚身先死，誰人代你化紙錢？四七到來淚哭乾，孟姜女子過房間；人苦那有奴命苦，百年夫婦一宵難！五七到來實可憐！請了僧人來念經，超度丈夫出苦海。早日升天我放心。六七到來哭丈夫；忙做寒衣送長城，捨死忘生送了去，未知丈夫死和生？七七到來苦煞人，辭別父母要動身，孩兒此去休掛念，爹娘保重在家門。孟姜守過丈夫七七四十九日，忙即收拾寒衣，上堂拜見父母，即日動身。孟姜外夫婦見女兒渾身重孝，不由心如刀絞，抱頭大哭了一場，方才止住悲痛，即命了環預備包袱雨傘盤川，吩咐女兒路上小心，早日回來。孟姜女安慰父母一番，持了包裹出門，離了家鄉，趕上官道，望北進發。沿途覓了多少面生人，行了多少艱難路，鞋尖足小，苦痛萬分，在途走了數日，方到蘇州，又沒有車馬轎子，步行甚慢，行了數十里，到得潯陽關外，誰知天色已晚，守關將士不肯開關放行。孟姜女哀求道：「奴家松江華亭縣人氏，爲了丈夫，千里去送寒衣，請關官放我過去，不啻恩同再造。」關兵不能作主稟報關官。那位關官姓戚，名繼堯，爲人忠厚，聽了兵士稟報，便即上城問道：「你這小女子，那裏人氏？爲甚單身獨行？」孟姜女見問，就將姓名籍貫，並丈夫被捉，造長城之事，訴說一遍，末了又道：「奴今特地親送寒衣，懇求大人放小女子過關。」關官道：「你可唱一首十二月花名，俺就今晚放你過關，不然要等到明日早上。」孟姜女萬分無奈，只得一面哭着，一面唱道：正月梅花獨占先，家家戶戶過新年，人家夫妻團圓敘，我如明月缺半邊。二月春分柳色新，百草排芽遍地青，杏花帶雨流紅淚，你替奴家痛傷心！三月桃花是清明，雙雙燕子把巢尋，雙來雙去多歡樂，孟姜女獨自路上行。四月薔薇滿架香，千里尋夫女孟姜，丈夫長城無音信，不知死活與存亡？五月榴花開端陽，富貴艾虎淨雄黃，路上來往人多少，不見親夫萬招梁。六月荷花映日紅，想起杞梁在園中，與我初定鴛鴦譜，飲盡捉去影無蹤。七月菱花貼水香，蚊子如雷鬧嚷嚷，寧可吃奴身上血，勿到長城咬夫郎。八月桂花滿園開，孤雁頭上帶霜來，我同孤雁一樣苦，一對鴛鴦兩分開。九月裏來天氣涼，籬邊黃菊傲秋霜，若能尋到親夫主，同飲茱萸賞重陽。十月梅花北風高，蘆花似雪順風飄，長城天氣已寒冷，我夫無衣冷難熬。十一月裏雪花飛，丈夫一去不回歸，奴家親把寒衣送，不見丈夫誓不歸，十二月裏水仙香，想起家中二爹娘，去年守歲人三個，今年缺少女孟姜。孟姜女唱過了十二月花名，關官聽了，也是十分代他傷心！就吩咐兵士開關。孟姜女過了潯陽關，已是夜半，見面前有座觀音庵，即忙移步入內，上殿禱祝道：「奴家爲夫千里送寒衣，伏惟神明暗中保佑，倘得夫妻團圓，自當重修廟宇，裝金塑像。」祝罷一番，倒在蒲團上，呼呼睡去。到了次日，依舊趕路，那天到了鎮江，站在江邊上一看，但見江水滔天，不見江岸，孟姜女嘆道：「如此大江，怎得過去？奴不免在此自盡了罷！」言訖大哭不止。正在急難之際，忽見上流頭有一隻漁船，順水飄來。孟姜女大聲叫道：「漁父！請你行個方便，渡我過江，感恩非小。」那漁翁見孟姜女求渡，也不推辭，即將蓬帆帶轉，擺近岸來。到了岸邊，搭起跳板，孟姜女下船，入艙坐定，只見那漁翁掛起風帆，順流而下，耳旁但聽衝波逐浪，呼呼作響，好像萬馬奔騰之勢，孟姜女大驚道：「不

好了！奴家今日性命休矣！」說話之間，眼不能睜，只得緊閉雙目，聽天留命。過了一刻，風平浪靜，已到對岸。孟婆女方才放心，走上岸去拜謝漁翁。那船忽然不見。你道這是什麼緣故？原來孟婆女日前在觀音庵住宿禱祝，觀音大士便命草草變化漁翁，渡孟婆女過江。仍說孟婆女一路從揚州，高郵，清江直到黃河，又是汪洋大海，不由的着急道：「奴家到此，無船可渡，如何是好？」四面一看，又不見一人，不覺慘然淚下。忽然西北上來了一位道姑打扮的老婆婆，身穿黃色布襖，腰繫素帶，上前問道：「你這女子，為何在此啼哭？」孟婆女含淚答道：「老婆婆！因我要到長城尋夫，此處有大江阻隔，故爾傷心。」老婆婆道原來如此，我背你過去罷！」孟婆女道：「何能得罪你老人家？」老婆婆道：「不要客氣」。於是孟婆女伏在老婦背上，聽得耳邊風聲如雷，頃刻間已去的遠了。約有一個時辰光景，老婆婆將他放下，說道：「前面已到長城，你好好去罷！」孟婆女十分感激，回頭不見老婆婆，心知是神人相助，望空拜謝一番；然後走到長城脚下抬頭一看，只見築得高接雲霄，那些城磚，用糯米汁和石灰堆砌，造得十分堅牢，裏面係用黃泥堆築，足有十丈多厚，外面用的滑石與厚石板，生鐵燒鑄，每隔十里，有一座望敵樓，週圍牆壁，堅固非常。孟婆女看罷，又見四面屍骨堆山，逆料是築城的工人，因勞苦凍餓而死，又聽哭聲震野，無非都是少壯民夫，家中父母妻子，父哭子，妻哭夫；無人領養之故，心中暗思道：「昏君勞民傷財，戕害百姓，至於此極，江山何能久長？但我千山萬水，趕到長城，總要尋到丈夫，方才放心。」於是尾着城下東西二面，找了许多地方，不見丈夫蹤跡，不覺芳心悲痛，放聲大哭道：「奴家爲了丈夫千里而來，沿途受盡飢寒，今日到此，不見萬郎，豈非勞而無功？萬郎在此，死活存亡，奴亦不得而知，叫我怎不傷心？」當下孟婆女哭倒在地，昏死過去，三魂渺渺，七魄悠悠，脫離本身，恍惚中面前來了一人，仔細一看，正是杞梁，隨即問道：「冤家！你在此到很安樂，可知奴家拋別父母，親送寒衣到此麼？」杞梁流淚答道：「賢妻！自從那日在你家被公差捉往，解到塞邊，三日即死，奸臣趙高將我屍骨，葬在六角亭下，今日蒙你到此，一路辛苦，也是傷心，指望生前與你配爲夫妻，天長地久，不料驚濤空折散，這也是命中註定，如今你我陰陽相隔，不能多談，勸你好好回去，待奉雙親，日後另行擇配，不要掛念我了。」杞梁說着一陣陰風而去。孟婆女一夢驚醒，撲通一聲，倒在地下亂滾，哭得天昏地暗，過了半晌，方才爬起身來，一路哭到六角亭前，抬頭一看，高有數丈，那裏能看見丈夫屍骨，遂拖着亭柱，哭道：「萬郎，奴家到來找你的屍骨，奈何又被壓在六角亭下，生前不能成親，死後又未能收屍，你我爲何如此苦命？蒼天有知，得見親夫屍首，奴死於九泉之下，也甘心瞑目的了！」孟婆女越想越苦，越哭越悲，一連七日七夜，不住啼哭，喉嚨失音，這種慘狀，不忍見聞，忽然平地轟隆一聲，猶如山搖地震，那六角亭子崩倒，長城也崩塌數十餘里，杞梁屍骨，登時發現。孟婆女見了一堆白骨，分不出真假，即將十個指頭咬破，鮮血淋漓，滴在屍骸之上，頃刻凝結一處，孟婆女驗過之後，知是丈夫屍骸，遂抱住骷髏大放悲聲，哭得死去還魂。你道孟婆女尋夫，長城怎生被他哭倒？其中有個緣故，因他們本是金童玉女臨凡歷劫，加着孟婆女一片苦心守節，

若不是丈夫屍骸，性命不保，要尋自盡，故而感動天地，所以哭倒長城，若是凡人，怎會有此奇事？孟姜女正在咒罵之間，恰遇巡城官趙高到來，一見六角亭倒塌，下面有個婦人尋覓尋君，不由大怒，大罵道：「何方野婦，膽敢詬罵君王？左右快與我拿下！」兩旁武士一聲答應，走上前來，去將孟姜女抓住，上了刑具，帶到午朝門外，趙高上殿啓奏道：「主公！今有萬杞梁之妻，私行到此，哭倒長城，又尋覓萬杞梁。」始皇聞奏大怒，傳旨帶進那個婦人，值殿官領了，將孟姜女帶上金階，孟姜女並不戰怕，站在那殿下，立而不跪。始皇舉目一看，心中大悅，暗想道：「孤王雖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官中美女沒有一個能及杞梁之妻，如此美麗佳人，舉世罕有，何不納於王宮，封為貴人？」當下始皇對孟姜女說道：「你這女子，姓甚名誰？膽敢尋覓尋人，你可知罪？」孟姜女道：「你是國之主，無故與王築造長城，坑死我夫，孟姜女怕就不來，來就不怕，要殺便殺，何必多問？」始皇笑道：「你願尋侍奉寡人，恕你欺君之罪，不然立刻斬首不饒。」孟姜女聽了，心下想道：「我今身入虎口，若是不從，性命不保，到不如生一巧計，哄騙君王。」於是孟姜女啓口言道：「臣妾乃是女流，既蒙主公見愛，寬宥死罪，願入宮伏侍萬歲，但主公要依從臣妾三件大事，第一要十里長一方大地，安葬杞梁，立碑題墓。第二要萬歲身穿重孝，親自祭奠。第三要造橋一座，十丈高，葬在坎旁，有此三件，奴家方可應允。」始皇大悅道：「你說的三件大事，不是難事，寡人遵從便了。」當下始皇傳旨，孟姜女先住東宮，陪伴太后，即在咸陽門之東，建築杞梁墓，墓旁又造一座高橋，限一月竣工。萬歲一下，衆臣不敢違拗，日夜興工，到了期限，俱已造好，上殿覆旨。始皇吩咐衆官隨駕出城，到了杞梁墓前，只見那橋果然精工監造，十分華麗，隨命攜下衆席，始皇渾身穿孝，上前下拜，兩旁鼓樂齊鳴，祭罷一番，衆官輪流拜祭，孟姜女在旁，百般悲痛。始皇勸道：「美人不必悲傷，寡人三件大事依你，今日你可隨我進宮。」孟姜女大怒道：「你這昏王，所作所爲，無異禽獸，但知築長城以禦北狄，不曉得勞民傷財，枉殺百姓，奴家尋夫到此，何能與你成婚？在世沒有能力抗拒於你，死後做鬼，不能甘心，看你江山有幾世太平？」說罷孟姜女忽忽奔上大橋，立在當中，望空叫道：「杞梁，杞梁！慢走一步，奴家來了！」咬住銀牙，雙足一躍，跳下橋樑投河而死。始皇即命武士撈救，已經不及，嘆息不已，正所謂樂興而來，掃興而返，只得吩咐將孟姜女與杞梁合葬，當日衆官無不痛恨昏君，這死烈女，上干天怒，後來秦始皇漫遊天下，果被韓國張良，在沙邱道上，買力士刺死，國亦隨亡，只落得萬古罵名，一書哀鴻，再說孟姜女水自盡，陰魂與杞梁相會，夫妻挽手一同上天，進斗牛宮，朝見玉帝。南極仙翁出班奏道：「金童玉女下凡受盡磨折，伏乞玉帝仍命二人返歸本位。」玉帝道：「將他們打發到西池，侍奉王母。」南極仙翁領旨，就帶着二人。送到西池王母處去了。自此金童玉女同在西池度着安樂光陰，數十年之中並未有事，有一日正逢三月初三，王母娘娘壽誕之期，各路神仙齊來拜壽，瑤池設宴，款待衆仙，飲的是瓊漿玉液，食的是交梨火棗，王母忽然想起蟠桃正熟，今朝難得群仙聚會，遂命五方黃巾力士進園採桃，力士領旨，去不多時，採了一枚大仙桃來，放在筵前，有一丈多長，週圍有兩抱之大，衆仙見了，無不喝采，便將

頻取金釵將桃劃分千塊，用金盤盛了，送給衆仙吃了。王母道：「今日承衆位仙友前來祝壽，席間無以爲樂，即命金童玉女奏霓裳之曲，以助酒興。」金童領旨，走下殿來，與玉女同聲唱歌，其歌曰：西池王母分衆仙領袖，今日壽誕兮玉女唱歌，金童和韻兮瑤臺祝誕，仙凡廻隔兮玄妙境界，長生不老兮無慮無憂，曲奏霓裳兮仙音仙樂，聖壽無疆兮天地同休。歌罷，群仙笑道：「金童玉女下凡一世，尙能不昧本性，今日所奏之曲，頗有仙氣，眞可喜也！」王母道：「觀他二人俗緣未脫，日後難成證果！」說着，復又問道：「你二人可願意下凡否？」金童玉女笑而不言。王母道：「我已識透你們心意，今日仍打發你二人下凡，受些磨折。」玉女聞言，萬分無奈，只得別了衆仙，走出瑤池，駕祥雲下凡去了，金童依依不肯。王母怒道：「適才問你笑而不言，此時却有疑難之色，不是衆仙在此，定當斬首不饒。」金童大驚，跪下求道：「王母息怒，童兒情愿臨凡應劫。」王母方才回嗔作喜，吩咐道：「玉女已往河南祝家投胎，你到河東梁府託生，十八年之後，即可升天，不可留戀紅塵。致罪上加罪，劫上加劫。」金童領命而去。

二世夫妻 梁山伯……祝英臺

第四回 喬裝求學

話說東周列國時代，河南御水河邊，有個祝家村，村民祝公遠，安人滕氏，夫婦二人素來行善，家財豪富，廣有田園，祝公膝前生有八位公子，不料夫人有孕，懷胎十月滿足，至八月十五日子時，忽聞異香滿室，降生一位千金小姐，丫環連忙到廳前稟報舅外。祝公聽得安人生下女兒，心中甚喜，就在堂上焚香點燭，叩謝天地祖宗，到了三朝大宴賓客，代女兒取名叫英臺。英臺天性生得聰明；到了七八歲上，習學針黹，凡是精巧顧繡，他一見就會，安人買了幾名使女，小心伏侍。光陰迅速，祝英臺不覺已長到十六歲，出落得如花似玉，而且描龍綉鳳，件件皆精，有一日悶坐綉樓，叫丫環推開窗門，他便伏在樓窗上，往下觀看，時值清明佳節，郊外多少男男女女，手提紙錠，前去掃墓，又見許多王孫公子，踏青遊玩，甚是熱鬧。看了一會，便叫丫環開了樓窗，去將花園打掃潔淨，丫環領命，伏侍小姐梳粧打扮，頭上梳的是盤龍寶髻，珠翠滿頭，光華耀目，身上穿的桃紅襖，下繫百鳥朝鳳的百褶裙子，小金蓮不長不短三寸有餘，打扮停當，猶如廣寒宮仙女一般。那些丫環們也裝扮整齊，大家扶着小姐，下得樓門，一直來到花園之內，抬頭一看，正值春天景緻，百花開放，置身其中，不禁令人心曠神怡。英臺信步而行，走到采蓮橋邊，只見采蓮船撐在橋口停泊，池中綠水沉沉，也無心去觀看，又往六秋亭而來，走進亭子，略坐休息，看見旁邊擺着鞦韆架，英臺滿面春風，精神百倍，要去打鞦韆散心，旋把外衣脫下，只穿一件白綾小緊身褂子，又把八幅羅裙繫了起來，走到鞦韆架前，兩手握住架子上繩索，三寸金蓮往上一蹬，打了許多式樣，什麼「秦王三跳溝」，「紅孩拜觀音」，「鯉

魚三跌子」，打了幾套，英臺十分高興，忽把兩隻小足勾住紅絨繩子，兩手一鬆朝下倒掛，嚇得衆丫環大聲怪叫道：「不好了！小姐要跌了！」連忙跑來攙扶，英臺笑道：「你們不要嚇怕，我不是跌下，乃是頑的『金鈎掛玉瓶』呀！」衆丫環聽了，方才放心，見小姐渾身是汗，溼透衣衫，就請小姐到亭中歇息，有詩爲證：青樓二八佳人，懶纏架上散精神；雖然不費幾分力，一身香汗溼衣衿。衆丫環見小姐在亭中休息，他們抽空兒撲蝴蝶的，放風箏的，打鞦韆的，各人玩耍去了，只剩英臺一人，坐在六秋亭內，休息了片刻，便站起身子，望牡丹亭穿心走過，前面到芍藥臺，就坐在太湖石上玩賞，忽聽粉牆外面，有人問道：「如今杭州開了學堂，廣招天下讀書之人，倘有大戶人家子弟，要去讀書，不可錯過了這個機會！」說着人就走進了。英臺在花園內，聽得清楚，心中想道：「我家八位哥哥，都是深通文墨，出口成章，怎奈奴家是個女子，不會讀書，胸中缺少文墨，思想起來，好不煩惱！我如今何不乘此機會，去到堂前稟明雙親，往杭州城讀書，豈不是好？」主意既定，便喚過衆丫環步出花園，上了轎樓，換去衣服，走到前廳，見了父母，請過安，就將要往杭州讀書之事，說了一遍。祝員外道：「吾兒此言差矣，你是女流，若是男兒，爲父早已命你去讀書了，何能遲到今日？」英臺見父親如此說法，逆料無法可想，心中很爲焦灼，只得回轉轎樓，恰在書房門前經過，見裏面並無一人，又見衣架上掛着兄長們的衣帽，心中一動，暗忖：「我不免女扮男裝，哄騙雙親，看他們可認得是我改裝？」他就把衣服取了兩套，穿在身上，又把帽子戴好，烏靴套在小足之上，打扮齊整，便叫丫環道：「你們仔細看着姑娘，像個什麼人？」衆丫環嘻嘻笑道：「小姐！這樣打扮，倒像一個賣卦的先生。」英臺道：「你們看我像個賣卦先生模樣，我今拿一兩銀子，春蘭！你可代我到街坊上去買兩傘，一副，雨傘一把回來，就扮一個賣卦人，哄騙雙親，看他二老知也不知？」春蘭接了銀子，去不多時，已將兩傘買來，交與小姐。英臺就從後門走出，將兩傘不住的敲着，驚動了裏邊員外安人，便叫安童去把這賣卦先生請來。安童走出大門，叫道：「先生！我們員外喚你！」英臺一聽，正中巧計，連忙答應，就跟安童進了大門。員外抬頭一看，見他不像賣卦之人，好個美貌書生，心中大喜。英臺上前，忙施一禮。員外連忙還禮，說道：「先生請坐，只因我家有個小兒，想到杭州攻書，特請先生來卜一卦，看是去得去不得？卦金多少？決不見吝。」英臺道：「卦金之事，員外不必客氣，晚生決不計較，可叫人把香案擺好，待我來祝告便了。」員外吩咐安童擺下香案。賣卦先生跪下，口內祝告道：「今有祝府公子，欲到杭州去攻書，不知吉凶如何？求神明指示。若是好的，賜一順筮，如若不好，賜一反筮。」祝告完畢，就把手中筮筮，往地下一擲，原來是一陰一陽，正是順筮。英臺見了，心中大喜，連忙說道：「恭喜員外，早早將發公子動身，不可誤了他的前程。」祝員外樂道：「先生！此卦果然靈驗。」叫安童取了二錢銀子，送與先生。英臺假意稱謝。這時衆丫環在旁，嘻笑不止。員外罵道：「大膽丫頭，真正沒有規矩。我送出先生回來，責問你們。」衆丫環道：「員外不必動怒。請仔細看一看，這位先生，到底是什麼人？自己的女兒都認不清楚，怎不教我們發笑？」員外聽了衆

丫環的話，連忙把眼睛揉了揉，一揉，一對先生看了一遍，果然不是別人，正是親生女兒英臺，遂道：「兒呀！你這樣打扮，真像一個讀書公子，莫說外人看不出你是個女子，就是爲父也認不清楚，你眞要去讀書，現在即可收拾行李書箱，選一個黃道吉日，給你三百兩銀子爲路費，明日動身便了，但是一路須要小心，切勿露出女子本相，逢人說話，處處留神」。英臺唯唯領諾。說話間，旁邊三嫂嫂胡氏走上前來，插言道：「公婆二位大人在上，我看姑娘已長大成人，自古道『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不如在家早早擇配一門親事，如今姑娘要去讀書，一定是去尋個合意的才郎，等到三年回來，只怕公婆已有外甥抱了」。說着將上下兩片嘴唇，撇了一撇。英臺聽了三嫂嫂一派胡言，不由氣得滿面通紅，說道：「三嫂嫂！你怎麼說出這話，真是欺人，奴也不和你爭長論短，與你同到花園內焚香動誓」。便叫丫環到房樓上取三尺紅綾，一把鋼剪。不一時丫環將二物取來，英臺跪下，發誓道：「天地神明在上，倩女祝英臺，因要女扮男裝，前往杭城讀書，胡氏三嫂嫂他説我去找尋郎君，我一時難以分辨，只得把這三尺紅綾，掩埋土內，又栽下一株月月紅，倘我到了杭州，有了不正之事回家，那時三尺紅綾，化爲灰塵，月月紅也就焦枯而死，我若讀書回家，冰清玉潔，只求紅綾完好，花開鮮明」。祝告一番，英臺氣忿忿的回轉房樓去了。誰知那不賢的胡氏三嫂嫂，自從姑娘走了之後，頓起歹心，每日用滾湯去燙那月月紅，夜裏又用火去燒那紅綾，此是後話，暫且按下不提。祝英臺回到房之內，就把渾身上下的衣服更換，洗去了臉上胭脂粉痕，收拾行李書箱，草草打成一個小小包袱，便叫銀心丫環也改了男裝，一同前往，又吩咐其餘丫環好生照應家中，待我杭州回來，自有重賞，衆丫環俱稱曉得，英臺吩咐已畢，即刻起身下樓，來到高堂，拜別父母，就要動身。祝英臺外叮囑道：「兒呀！你一路之上，須要小心，天時冷暖，必須要自己保重爲是」。英臺道：「孩兒曉得，請父母放心，還望父母大人以及兄嫂們在家善自珍重」。說完之後，起身出門而走，一衆兄嫂，又送了一程，梅香使女，送至十里長亭，方才回轉。祝英臺帶了銀心上路行走，一直往杭州大道進發，此時正值三春時候，天氣和暖，路途之上，來往的人，不知多少？一主一僕，趕奔路程，匆匆到了草橋驢上，人已覺走得困乏，英臺便叫銀心且在此處暫歇，待回再走。再說胡橋驢上，有一位梁員外，名叫必有，夫人古氏，家財萬貫，驕馬成群，只生一子，取名山伯，在家攻書，怕的食頭不肯用心，聽說杭州開了學堂，欲使孩兒一展見識，故此命山伯收拾了行李書箱，帶了些盤費銀子，也起身往杭州而去。這日天氣晴和，正行之間，不覺來到草橋驢上，此時祝英臺正坐在路旁歇息，遠遠看見來了一位書生，生得頂平額闊，目秀眉清，那一派風雅的氣概，令人可敬！英臺見他走近面前，連忙起身施禮，說道：「請問相公，貴姓大名，何方人氏，因何到此？」山伯道：「我姓梁，名山伯，家住此地胡橋驢，因聽得杭州開了學堂，特地前去攻書，特問相公尊姓大名，仙鄉何處？請道其詳！」英臺道：「家住御河水邊，祝家村內，父親名祝光遠，我叫英臺，也因杭州開了學堂，前去廣廣見識，道經此處」。山伯道：「如此說來，真是巧極，我二人何不一同前去？」英臺聽了此言，心中甚喜，便答道：「這等說來，我們二人，就